

新乡土叙事与新南方写作的多元诠释

——梁晓阳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试读印象

◎丘文桥

梁晓阳作为蛰伏桂东南的作家，他勤奋、低调、潜心而为，始终坚持笔耕不辍，创作有《出塞书》《吉尔尕朗河两岸》《文学中年》等作品，以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自传体叙事与生态抒写为核心，融合了南方与西北的双重视角，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风格。《广州文艺》近期推出梁晓阳最新创作的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却突破了他之前的固有风格，是一篇新乡土叙事与新南方写作共建“地方性”特色的小说，以多个纬度诠释了在南方乡村发生的情感故事背后的对历史、爱情的审视，时间轴线跨度较长，通过城乡之间的链接与回望，从小说主人公情窦初开，展开时空交错导致的人生无奈、命运轮回的深刻思考。

围绕着杨芳正和乔丽君二位主人公，从青春期的懵懂情愫，开始他们以及各自家族的爱恨交织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起到今天的桂东南，以回溯性

视角呈现二位主人公和他们的父辈之间经过历史浓缩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有怀旧和批判色彩，虽然整篇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我更偏向于将梁晓阳的这篇小说归类于新乡土叙事特点明显的小说，同时在整体行文的过程中注重情节完整性与人物的典型性，所有的对话语言全部运用方言土语的在地性。和同为北流原籍的著名作家林白创作的长篇小说《北流》一样，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以广西北流为地理与文化原点，通过方言、空间记忆等多维度构建了独特的南方地域特色。梁晓阳的这篇小说在所有的话里大量使用粤语勾漏片系的方言的杂糅性，在人物对话中形成的张力，折射出岭南文化的多元层级，方言和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又暗合了新南方写作的范式。因此说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是一篇兼具新乡土叙事和新南方写作特点的小说。

梁晓阳在这篇小说里延续了他一直坚持始终围绕乡土展开叙事的风格，既批判现实又饱含深情，

有南方乡土的复杂性，有广西农村既有的贫困与偏见，也有质朴的人情味。如他在写杨芳正参加工作初始之时，他的表述呼应了南方文化的“野生气息”，对于贫穷的挣扎和对美好的向往描摹得入木三分：“芳正因为他的三叔景山关系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后，他的父亲队长景河专门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单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凤凰单车除了崭新，最显眼的就是它的齿轮链条有一个链饼完全包裹着，高级神秘，其他诸如永久、红棉牌之类的单车齿轮链条上只有一个链盖，简陋单纯……”“凤凰单车大链饼”由此跃然纸上。随着山歌王蔡甲有专门为杨芳正和乔丽君编的山歌《高山乜嘢响》之后，新山歌《凤凰单车大链饼》成了点睛之笔，就“山佬歌”里所唱的“凤凰单车”和“上海手表”以及“姑娘”和“电影”等等元素，“我想回过头来继续说说大我十二岁的疏堂侄子杨芳正和天堂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乔梓新的女儿乔丽君的故事。”山歌和方言的对话，均有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困境，强调

地理特质的同时更注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以乡村为边缘，坚守乡土记忆，又具备未来性与流动性，正是这些新兴经验构成了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包容和跨越。

在主人公杨芳正的情感主线里，他进城娶了城里媳妇后，独自回乡，明里暗里去看乔丽君的较大篇幅的反复记录，错综复杂的历史、人性间的灵魂拷问，正是反衬杨芳正城市生活的压抑，男主角公是在寻求精神救赎。这种对比被仿若“从黄浊泥水跃进清流”的心灵突围。城乡的切切就是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又是青春时期的模样：“我看到了闪到一边的乔丽君，她满脸绯红，脑袋低垂，慌不择路地逃回教室，那帮人笑容满面地盯着，瞬时又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然而，蓦然回首却是如此：“他（杨芳正）的拇指和食指摩擦到了丽君的掌心，两人都像触电一样迅速缩回手，那张五十元的钞票就像一只彩蝶一样晃晃荡荡地跌进柜台里侧的地板上。”展现出“失败者的救赎”与精神挣扎，这些书写打

破了常规的线性叙事，融合了魔幻、拼贴的手法，以乡土情感基调，重构南方经验，又与乡土小说中的地域书写形成呼应。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将方言融入叙事肌理，形成“语言考古学”般的文本实验，是一种创新的同时也是南方地域文化的多维呈现，然后通过《李跃豆词典》等附录形式对方言词汇进行“翻译”，而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却没有这样“注疏体”的翻译，这样可能会增加粤语地区之外读者阅读的难度，好在梁晓阳的对话语言比较有趣，阅读体验也许会有更多出其不意的趣味性。

梁晓阳的这篇小说以南方地域、民俗、方言的融合固守“新南方写作”的边界，以新乡土叙事展现真实与虚构的交织，通过城市与农村的跨界与生态抒写传递诗意哲思，并在乡土情怀中完成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观照。小说既是多重文化碰撞的场域，也是地方人文精神史的地理标章，亦是对中国当代城乡变迁与农村生态问题的深刻回应。

一杯茶里见山河

◎谢金陵

推开那扇绿漆门,时光忽然就慢了下来。来今雨轩的名字取自杜甫的诗句“旧雨来,今雨亦来”,黑匾金字,悬于檐下门上。这四个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厚的相聚哲学——无论旧知新知,皆因缘而来,聚志而同。暗合了人间往来,新旧交替之理。

来今雨轩建于1915年,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手笔。原本当初建作西式茶社,却因毗邻紫禁城,环境清幽,竟不期然成了文人政客、社会名流的聚会之所。想来也是,茶社之设,原本只为啖茗闲谈,谁料历史的风云竟会在此盘旋不去呢?

我走进来今雨轩时,先是被一种淡淡的味道所迎接。那是木头的香气,幽幽的,沉沉的,润润的,不仔细捕捉,几乎就要从鼻尖溜走。抬眼望去,五间房屋,东西两段用楼梯延伸上去,形成两个独立的展区。拾级而上,倚木而立,巨大粗硕的房梁与自己平齐,黑棕沉郁的色泽泽让人顿生沧桑坚实之感。百年弹指,人间早已换了模样,而这些凝聚着营造匠心的房柱房梁,却依然挺立,仿佛还能再承受百年千载的历史洗礼。

1918年,梁启超发出的声音穿越时空,点燃了多少青年心中的火种。茶香氤氲中,《新青年》同仁在这里激辩未来。他们编排文字,讨论时局,那些如今被写进教科书的想,当初或许就是在茶盏起落之间悄然萌发的。陈独秀的激昂,李大钊的沉毅,都化作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种子,随风散入古都的每一个角落。

1921年1月,这里更是迎来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学研究会成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十二人,在这茶社中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纯文学社团的诞生。他们主张“为人生而艺术”,要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如今想来,那些温文儒雅的文人,在黑白照片中与我们相对而视时,恐怕未必料到自己会给历史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冰心女士也是这里的常客。她的短篇小说《超人》,开篇便将来今雨轩的场景写了进去。文中那个唤作“何彬”的主人公,在茶社中思索人生,这何尝不是冰心自己的写照呢?文学创作,大抵

都需要这样一个让思绪沉淀的所在,来今雨轩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就连鲁迅先生,也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地。1924年某日,他与朋友在此喝茶,竟因贪食茶社的招牌甜点“奶油栗子粉”而自嘲“吃完才觉肚子胀”。读至此处,不禁莞尔,原来文人大家亦不能免俗,亦有这般烟火气的时刻。

左手二楼是文学研究会主题展区。沈雁冰、朱自清、叶绍钧……他们的照片挂在墙上,仍是青春模样。想来他们当时坐在这里喝茶论道时,也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纪,虽尚未经历更多的历练和锻造,却已然肩负起推动文学变革的重任。

右手上楼,是少年中国学会主题展区。李大钊作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1920年,一个来自湖南的青年通过李大钊介绍加入了这个学会,他叫毛泽东。当年那些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的青年,如今照片仍在墙上鲜活生动,仿佛随时可以走下来,重新进入这个世界。

入门的对联书写:“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读来令人感慨不已。春秋佳日易过,风雨故人难来,这不正是人生常态么?

坐在来今雨轩中,呷一口清茶,看窗外树影婆娑,不禁思接百年。这里的一砖一瓦间,藏的不仅是一杯茶的闲适,更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文人政客在这里高谈阔论,青年学子在这里汲取思想,文学社团在这里孕育诞生。茶香氤氲中,历史悄然书写。

而今我来,坐在先人坐过的位置,品着或许与当年相似的茶汤,恍然觉得时光在此重叠。那些声音、那些话语、那些思想,似乎都还萦绕在梁柱之间,不曾散去。来今雨轩见证了太多:一个旧时代的覆灭,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一种文化的转型,一群人的执着追求。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却从不言语。

茶凉了,又续上。人来人往,今雨旧雨,总是相聚又别离。唯有这来今雨轩,依然屹立,在中山公园的绿荫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等待着一颗愿意在茶香中细品岁月沉淀的心。

人间万事,不过一杯茶的时间。

村夜温柔成诗

◎韦 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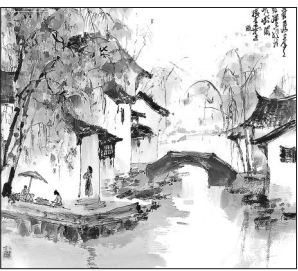
当夜色笼罩乡村,我漫步在乡间小道上。月亮已悄悄地爬上树梢,将银白色的光辉洒落在每一片叶子上。一阵轻柔的晚风不期而至,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过村口老槐树那密密麻麻的枝丫。树梢开始左右摇曳,极轻,极缓,如同跳着一支无声的优雅曼舞。被风轻柔摆动的影子,在墙上跳跃,在地面婆娑,如同跳着一支无声的优雅曼舞。被风轻柔摆动的影子,在墙上跳跃,在地面婆娑,如同跳着一支无声的优雅曼舞。被风轻柔摆动的影子,在墙上跳跃,在地面婆娑,如同跳着一支无声的优雅曼舞。

我想,许红豆也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夜晚。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有风小院”的露台上,手捧着温热的青瓷杯,眼睛看着夜空里闪烁的星星,好像它们都落进了茶盏,连呼吸都慢成了风的样子。微风拂过,树叶发出沙沙的低语,成了她静思时最动听背景音乐。她左手托着下巴,仰起头,斜望向那片深邃而宁静的夜空,仔细聆听着夜晚的静谧之语。这份恬静,让她暂时忘却了都市工作的烦恼,完全沉浸在这无边的乡村夜色中。如此美好的画面,让我流露出发自内心深处的美慕之情。

其实,生活中有更多的人欣赏乡村的夜晚,访谈节目《十三邀》里的苏盈便在其中,那个归隐乡村的陶瓷手艺人。每天窑火收了最后一

缕热,她就抱着藤编躺椅,悠悠晃晃到池塘边。天刚擦黑,虫鸣从草窠里漫出来,裹着月光一滴滴落进池塘,漾起了波纹。晚风送来松针洒了一整天的暖香,混着田埂边野菊的清苦,轻轻掠过垂柳的柔枝——那些绿丝绦垂在水面,风一吹便晃,像姑娘正对着水面梳洗她的绿长发,梢尖碰着水面,溅起几星小水花。柳叶撩着柳叶,漏下窸窣窣的声响,像把揉碎的月光洒在风里。她窝在躺椅上,望着远处山影融成的墨色轮廓,眼神里浮着一层被风浸软的平和。此刻的她,已然忘却白天的困惑,整个人融在风声、树影和月光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烦。乡村夜晚的平静与安宁,给了她最简单也最治愈的小憩。

乡村的夜竟是如此温柔,这些被风揉碎的月光碎片,一颗一颗地落进人心里,拼凑成最温柔的诗。我继续向前走去,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每一步都踩着风的节拍。心,也跟着慢了下来。



烟雨江南 AI作品

大同有志 乡愁有根

——浅谈《大同风物志》

◎覃杰尚

八月底,有幸参加黄传豪先生主编的《大同风物志》新书首发式。在座的有作家、诗人、评论家、影视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摄影家等,可说是一场精致的小型文化盛宴。

黄传豪先生给大家简要介绍了《大同风物志》的编写经过。为了收集最真实、最全面的资料,他不断深入大同的各个村落,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古籍资料,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和筛选,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总之是“其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是一本涵盖原大同地区(指平南县城和镇、马练瑶族乡)自然环境、建制历史、风俗民情、发展建设、乡村名人,以及大同为题材的诗词美文等内容的乡村风情录,浓缩了大同的过往,记录了大同的现在,寄托了大同的未来。

读《大同风物志》,让人深深体悟到大同人情世态所历经的岁月沧桑,察觉到大同人文景象随时代演进的变迁脉络,领略当下大同那片繁华兴盛之景。合卷之余亦感回甘无穷。

《大同风物志》以自然地理为经、历史脉络为纬,辅以人文风情的绚丽锦绣,对大同的山川形胜、历史沿革、民俗技艺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度开掘。书中既有石崖顶的巍峨、阿婆揽孙山的奇绝,也有盘王节的盛大歌舞、大同扣肉的绝伦美味,更记载了大同人民烽火岁月的不屈不挠。这部志书立体化呈现了大同的独特气质,在代际传承中筑牢了文化认同的根基,让十几万大同儿女在触摸乡土记忆时,油然而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全书以精妙的架构展现大同风物的全貌,以自然环境为基、历史建制为梁、风俗民情为饰、发展建设为窗、地灵人杰为魂、情满大地为韵,将六大板块巧妙地编织成一座立体文化风情殿堂。各板块既如独立展厅

各具特色,又通过隐形的文化脉络彼此贯通,形成完整稳固的体系。读者可循着清晰的逻辑线索,或穿行于竹山圩古城遗址触摸历史年轮,或驻足于古楼村七星伴月风水宝地赞叹藏风聚气,在移步换景间领略大同文化的多元魅力。

书中运用了多种体裁进行创作,既有客观翔实的史志记录,如引用了清光绪版《平南县志》的记载,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大同的历史真相,又有生动形象的文学描写,如大同籍著名学者陈立生先生的《我的父亲母亲》,用父母的故事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并延续到下一代,大同的山,大同的水,就是大同子民的父母!还有富有感染力的诗词歌赋,如著名作家潘大林先生的诗:“大同遗韵耀邕州,古迹风回千百秋。不信清听烟雨上,口碑漫漫至今留。”不同体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全书既具有史料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又具有艺术性和可读性。

从此书简短的《后记》中可以感受到黄传豪先生就像一位考古学家,秉持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书中所涉及的名物、史实等进行了深入的考订和核实。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走访了众多的当地老人和专家学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力求做到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每一件事情都有据可查。

纂修方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事业,《大同风物志》的出版,意义非凡。它就是大同一部生动的志书,以“存史”之责,将大同的历史脉络、文化传承、发展变迁等一一记录在案,让大同的历史得以延续和传承;又似一位智慧的谋士,以“资政”之能,为大同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决策参考;更如一位无私的导师,以“育人”之功,通过展现大同的文化魅力和人文精神,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培养人们的文化自信和增强民族自豪感。

好意思,说学吹喷呐也不过半年,吹奏水平比起那些师傅还差好远。他说,他是乡镇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平时喜欢吹拉弹唱,退休近一年了,跟儿子到城里住,后来联系到一个同是退休的老同学,便加入了一个老年乐队,平时弹弹唱唱,也乐得其所。

聊着聊着,已是日上三竿,空气的温度高了一些,体感没有先前清凉了。与这位兄弟道别,沿树下小道,继续行走。我走到哪里,蝉声就跟到哪里,似乎是要赖着缠着我一样。不管是顺着走,还是倒着走,也不管是快着走,还是慢着走,蝉声都在头顶上,环绕盘旋,仿佛我就是发声体,声音从身体发出,碰到树叶又走回来。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影院看立体声电影,那声音,有时在头顶响,有时在耳边响,有时在身后响,无处不在,真怀疑影院四面墙壁都装了音箱。现在身在公园,就好像像装一回立体声音。走了两圈,蝉声便伴我两圈。这时,感觉身体微微出汗,爽快好多,我便要回家了。

蝉还在不知疲倦地“知了知了”唱着歌,声音在耳边环绕,直送我走出了公园大门。

大南門

(女声独唱)

谭桂铭 词曲

♩=65 雅緻、轻声地

《童年》春日晴，江水清，大船开过贵港城。贵港城。

开闢地

♩: f. 5 2̣. 3̣ 2̣ i | i i i - 4 5 | 6. 2 2 2 6 7 | 7 5 5 - - |

3 5 i 2 i - | 2 i 6 5 3 - | 5 5 6 5 3 5 2 1 6 i | 1 - - -) |

mp 1 2 5 3 2 - | 2 5 7 6 5 5 - | 1 1 6 1 2 3 6 5 | 2 - - - |

郁江水波连波，大南門多么雄伟巍峨，
郁江水波连波，大南門多么雄伟巍峨，

mp 1 2 5 3 2 - | 5 1 2 3 6 6 - | 2 2 2 5 5 3 2 0 6 | 1 - - - |

穿越千年沧桑岁月，依旧飘荡着迷人的歌。
一砖一瓦都是故事，依旧珍藏着美丽的传说。

mp 3 3 5 5 3 1 2 6 | 6 - - - | 2 2 2 5 1 6 5 1 | 2 3. 3 - |

荷花装点你的美丽，东湖让你更加动人婀娜，
江风吹拂你的脸颊，杨柳让你更加娇美婆娑，

mf 4 4 4. 1 4 5 6. | 5 3. 1 2 6. | 0 2 2 2 6 2 4 0 | 2 4 7 2. 7 | 4 6 5. 5. 5 |

青云大桥是你燃烧的琴弦，潯郁平原是你永恒的寄托。啊
姑娘歌舞是你太平的象征，小伙弹琴是你飘逸的洒脱。啊

f. i. 5 2̣. 3̣ 2̣ i | i i i - 4 5 | 6. 2 2 2 6 7 | 7 5 5 - - |

大南門，啊！大南門。
大南門，啊！大南門。

3 5 i 2 i - | 2 i 6 5 3 - | 5 5 6 5 3 5 2 1 6 i | 1 - - (0.5: |

矗立江畔，凝视守望，就为那家园的宁静祥和。
通商裕民，笑纳远客，就为那滚烫的人间烟火。

1 - - 0.5 | 1 - - - | 3 5 i 2 i - | 2 i 6 5 3 -

火。啊火。通商裕民，笑纳远客，

5 5 6 5 3 5 2 2 | 2 - - 2 i | i - - - | i - - - | i - - 0 ||

就为那滚烫的人间烟火。

还未到凌晨六点,我就已经醒了。准确地说,我是被窗外的蝉声吵醒的。刚醒时,觉得蝉声是刺耳的,烦人的。当完全醒后,躺在床上,细听蝉声,和着一丝清凉的空气,这蝉声还挺悦耳的,心情顿觉清爽起来。

蝉声是一阵又一阵飘进来的。起先低低缓缓,犹如山中涧水,低微而绵长,在耳际萦绕,然后慢慢变高,好似受到某种暗示,或接受某种指令,急促而脆亮,直到如惊雷般炸响,声调到达最高点时,却又立马变得柔和而缓慢,之后慢慢低下去,慢慢飘远了,在耳际留下若有若无的音痕。这一过程,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和神韵。大约过了一分钟,蝉声再次响起,那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的声波,似经过千百次编排,才有此般质感,富有磁性。很怀疑蝉是否具有智能设置程序,或者说,蝉是比智能还智能的物类,它的感知和敏锐,在这炎热的季节里,特别与众不同,让清晨的空气干净怡人。

久居城市,喧闹、浮躁总是无法摆脱,有片刻宁静之时,又希望有一些声音来涤荡心境,以获得些许欢愉。而这时候的蝉声,犹如寂静里

传来的天籁之音,安抚着耳鼓,即便心里有多少烦恼,多少苦楚,此刻也会消融,化解。

少时在乡下老家,听到蝉声,总是抬头四望,用听觉追寻,看看蝉到底在哪棵树哪条枝上?侧侧左耳,又侧侧右耳,却未能辨别出蝉的方位,传来的蝉声,忽左忽右,飘移不定,好像是故意跟我们的听觉过意不去。蝉在枝头上,树叶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然,我们也有收获的时候。顺声细细寻去,看到在低枝鸣叫的蝉,便想抓来玩,蹑手蹑脚靠近,瞬间出手,抓住了。蝉在我们手里,拼命抖动,扑打翼翅,“知知”地哀叫。

我们将薄似透明的蝉翼剪刀般反扣,让它不能飞行,将其放在地上,看它们爬行。我们用手挡住前面,它们反应挺快,立马转了方向,动作相当敏捷。有时,我们把两只

蝉放在一起,想看它们打架。但我们始终未能看到它们打架的场面,或许它们是相亲相爱的兄弟,不管相隔多远多久,依然一眼就认出是一家人,当它们照面时,表现得非常友好,用细细的爪子相互拍拍,然后分开。当我们把玩够了,将蝉翼复位,放回枝头,还其自由。此时它们又可以自由飞翔,随意站于某一枝头,“知了知了”地为我们演奏悦耳动听的乐曲。

晨光透窗,我起身,伸伸懒腰,抬起左右手,做扩胸运动,顿觉身体轻松,心情爽快。目光穿过窗户,高大的玉兰树,与站在六楼的我的视线几乎平直了。绿绿的叶子轻轻摇动,光洁的叶面揉碎了霞光,散落在清脆悦耳的蝉声里。此时的蝉声,是轻灵的,飘逸的,也是无邪的,纯粹的,似乎渲染着一丝绿意,带人走进一个与世无争的心境。

楼下有汽车呜呜地响起来,然

那个蝉音缭绕的上午

◎吴春源

后钻出了小区大门。两个女人在花圃前叽叽喳喳,我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大概也就是趁早去菜市场买新鲜蔬菜之类的这话。这美妙的蝉声,于她们而言,只是清晨睡醒时一个哈欠罢了,柴米盐油,才是她们围绕的轴心。

于是踱步来到公园,一股不同于别处的清凉空气开始抚摸脸颊,我张开口,清凉且湿润的空气顺势而入,心肺顿感畅爽。公园自是高木参天,枝繁叶茂,满地树荫,更是蝉喜栖之处,故蝉声缭绕,此起彼伏,一波连着一波,几乎没有间断,真不知在茂密的树叶间,有多少只蝉在相互比劲,一展歌喉。

我心情自是大好,轻抬脚步,和着蝉声,哼着老调,不知不觉走近一个吹唢呐的男子。那男子“咕咕”吹着唢呐。我向那男子打招呼:兄弟,早啊!那男子也回答:兄弟早!我说:你唢呐吹得好啊!他有些不